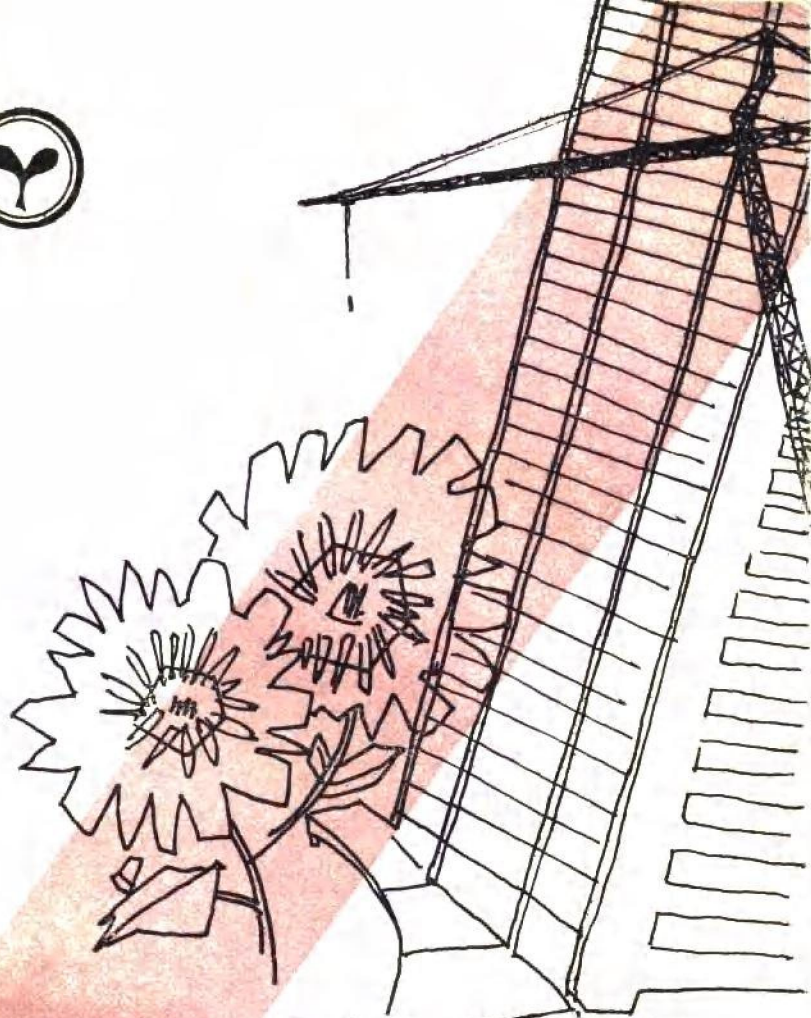




美的结构

陆星儿 陈可雄

MEN YACONGSHU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收三个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中篇。其中,《美的结构》写女青年林楠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爱情的追求,并自觉地以社会的道德观约束自我,为之作出牺牲。《我的心也象大海》写毛丫头梁冰从“红卫兵”到商店营业员、工农兵大学生的曲折道路。其间涉及到政治风云的变幻,青年思想的彷徨,男女感情的纠葛,富有时代色彩。《我们已经长大了》写一个堪称“酱油世家”第二代三弟兄的命运和他们的奋斗。作品背景广阔,人物众多,勾勒了一组当代青年的群象。

在这些作品里,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什么英雄的业绩,讲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的平常事。透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痛苦与欢乐,失望与奋斗,思考与追求,以及他们那熠熠发光的心灵美。

美的结构

陆星儿 陈可雄

《萌芽》月刊社 重庆出版社 合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插页6 字数254千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8,000

书号: 10114·34

定价: 1.07元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陆星儿，现年三十三岁；陈可雄，现年三十二岁。他们都在上海度过童年。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以后，志愿赴黑龙江农垦农场参加建设。他们在北大荒生活十年，分别当过拖拉机手、基建工，又都在师、团机关里担任过文化干事或新闻干事。这段时间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

陈可雄于一九七七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一九八一年毕业，现在《文汇报》担任记者。

陆星儿于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学习。

一九七二年以来，他们先后在全国报刊发表文学作品。陆星儿和陈可雄既是文学创作方面的挚友，又是生活上的亲密伴侣。近年来他们合作写出了十几个短篇小说，如《穿绿邮衣的姑娘》、《世界的一半》、《雪停了》、《我爱你，野百合》、《留在记忆中的长辫》等。这本中篇小说集是他们合作出版的第一个集子。

编辑例言

在六十年代，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萌芽》的精神，造成大群新战士，《萌芽》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萌芽丛书》。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萌芽》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萌芽丛书》外，还将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

第一，《萌芽丛书》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介绍文学新作，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

第二，《萌芽丛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解放思想，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

第三，《萌芽丛书》以出版中、长篇小说为主，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诗歌集，并且选编《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成集。

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殷切地期待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未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

目 录

美的结构 ·····(1)

我的心也象大海 ···(81)

我们已经长大了 ···(221)

美的结构

第一章

林楠敲开政工科办公室的门，就感到屋里的几个人，都毫不掩饰地向她投来一种异样的目光，好象她身上的服式古怪或时髦得少见，可她明明穿得很普通，深咖啡宽条绒的列宁装，藏蓝色的咔叽裤，脚上是一双没有光泽的猪皮鞋。她长得也很普通，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她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声：“找我吗？”

“你叫林楠？”其中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稍稍堆起并不由衷的笑容，指着办公桌四周散散落落的几把椅子，不冷不热地说：“随便坐。”

“我们开门见山地谈吧！”倚窗而坐的李科长神色严肃，好象面临着一起正待处理的重大事件，他审视的目光盯着林楠：“你认识一个叫郑涛声的吗？”

“认识。他？……”林楠的心猛地紧缩了。人们的眼光、口气在告诉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啦？”她努力稳住自

已，两只手握住桌沿，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

“坐下。坐下慢慢谈。”李科长和那位胖胖的女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好象已窥破了什么。李科长的语调平缓了一些：“我们希望 you 向组织讲实话。”

林楠很困惑：“到底什么事？”

李科长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只是按着调查的一般顺序开始了提问：“你和郑涛声什么时候认识的？”

“半年前。”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关系？……”林楠这才准确地感觉到，向她射来的那些眼光，无不含着轻蔑与嘲弄。她豁然明白了，也反倒平静、坦然了，“我们是朋友。”

“喔，是朋友。”李科长狡黠地一笑，又哼了一声：“朋友！……”

“你们不用问了，”林楠“霍”地站直了身。她不能忍受这种审讯式的盘问，更不能忍受那些带侮辱性的眼光，她的心底是坦荡的，可以直抒胸怀，不需要拐弯抹角的刺探与查问，她的情绪激动了起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爱他。”

几位政工人员都愕然了。眼前这位姑娘还很年轻呀，但她惊人的坦率、直言不讳的谈吐，以及没有一丝羞赧的表情，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了。他们处理过不少类似的生活问题，还没见过象她这样坦白的。也许正因为她年轻吧！事情变得简单了。李科长惊定之后，松了口气，对林楠说：“你的态度很好。本来嘛，有什么就说什么。下面，再谈谈你们相爱的经

过吧!”

“请原谅，我没有义务谈。”林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不愿随随便便地向人谈及珍藏在心底的感情，连最亲近的人她都没吐露过。她又坚决地重复了一句：“我不谈。”

李科长的眉毛不满地抖动了一下：“郑涛声结过婚，有爱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可……”林楠没有说下去，她知道，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虽然，强烈的自尊和受辱的委屈，使她的心仿佛泼上了硝镪水炙炙难耐，但她还是竭力克制着。她自信，对待生活，对待感情，她并不轻浮、草率，她是严肃的，她是认真思索过的……

“今天不愿谈，可以再考虑、考虑。”李科长把林楠送出了办公室。在长长的走廊里，他又换用长者和婉的口气劝说了几句，“林楠同志，你太年轻、太幼稚、太感情用事了。”他感慨地连用几个“太”字，“你不过二十六岁嘛，工作、学习都不错，何必为这样的事败坏名誉、影响前途呢？我们不反对年轻人谈情说爱，但总得有个现实的态度，总得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嘛。我们找你谈，是出于对你的关心，是为你着想。”

林楠抬起头看了看这位满头花白的李科长，才发现他的眼光变得和蔼了，她的心不禁一动。当然，李科长的这一番话是恳切的，不无道理。但生活是复杂的。她该怎样向这位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老同志吐露心迹？不，没有必要！她讨厌喋喋不休的自我表白，就是再让她考虑几天几夜，也还是那句话——她爱他。还考虑什么呢？这几个月，多少个惊醒

的清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她仔细地回顾了那段难忘的生活，认真地检查了那象烈马般奔涌的感情，她觉得，那一切都是美好的！

她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仲夏的傍晚，那是一条被藤萝花缠绕的长廊……

二

每天上下班，林楠总要经过这个“Z”字形的长廊。尽管它不象颐和园的长廊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却也别具一格。一根根乳白色的圆柱，间隔着两排供行人小憩的条凳，拱形的空格廊顶上，爬满了密密匝匝的藤蔓，隆起浓绿的穹盖。一串串紫葡萄似的藤萝花垂挂着，象天然编织的花环，缭绕着廊沿。长廊又掩映在一片丁香树中，当紫的、白的、粉的丁香花盛开的时候，这里的空气便弥漫着馥郁的花香。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长廊便被云集的棋迷们占领了，一盘盘象棋、围棋，一堆堆人群，使这片幽静的天地，从早到晚鏖战不息。

这是星期天的傍晚。

茂密的藤蔓遮挡着淡淡的夕照，长廊里似乎更早地落进了溟蒙的薄暮，棋盘四周围观的人群拢得更紧了，整条长廊，只听得清脆的扣子声此起彼落。忽然，尽西头，哄起一片赞叹声：“好棋！好棋！”喊声把不少人吸引了过去。

这是一盘已近尾声的围棋，交战双方都在绞尽脑汁地进

行官子的计算。执黑子的，是个瘦高个儿，三十多岁，脸白净清瘦，又戴副白边眼镜，文诌诌的，一股书生气。但他的棋风却敏捷、勇猛，锐气横溢。他的对手是位硬朗、精悍的老人，棋步稳扎稳打更老辣。老人的指间夹着颗白子正举棋不定，而年青人锋利的眼光不住地在棋盘上溜来滑去，一只手轻轻地、有节奏地敲着棋盒，默默地数着空，又用眼角得意地膘了对方一眼。显然，他的棋势占了上风，起码能赢二十目左右。老人却不动声色。围观的人兴奋地议论起来，都说黑棋稳赢了。唯独有一个人不为所动，仍死死地盯着棋盘，忽儿指着黑子占着的大约十五、六空的一块棋，轻轻地又很肯定地对那个青年人说：“你这个角，不大稳吧，要补补毛病。”声音清甜、柔润。

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把眼光投向她，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他们中间竟夹着一位年轻的姑娘，这是棋场上少见的稀客。那青年人也扭过了头，但暮色朦胧，没看清她的脸。他很自信地回敬了一句：“这棋还能点死？明摆着的活形！”他不以为然的眼光和不屑一驳的口气，是在嘲笑姑娘班门弄斧。姑娘却毫不理会地又往前凑了凑。她凝思着，两道聪慧、有灵气的眼光透出更坚定的神色，她用手指轻轻地点了其中一个眼。老人的眉梢顿时抖动了一下，一反手，毫不迟疑地将夹在指间的白子点了下去。

“好棋！妙！”人们惊呼起来。这关键的一步，使黑子这块似乎已经做活的棋，面临了得而复失的危险。姑娘挑战似地瞄了青年人一眼，好象在说：“看你怎么走？”青年人的眉头皱

成一团，突起着，象嵌了颗小核桃，深思的眼光象两根寒光闪闪的细锥，紧盯着棋，许久才又重重地落下一颗子。站在老人身后的围观者，七嘴八舌地替老人出着各种招数，棋势成了一人对数人的局面，黑棋十分被动。但青年人没有制止或表示不满。他“通”地站起身，哗哗地拧开廊边的水龙头，把脑袋浇了个透湿，又用力甩了甩水潐潐的头发，那动作、那情态，活象动怒的狮子准备反扑而使劲抖动鬣毛时那不屈不挠的神气。他抹干眼镜片上的水珠，又坐回到棋盘前，两只眼睛仿佛两颗不会旋转的玻璃球一动不动了。直到扳成了和局，他才稍稍挪动了一下身子，又马上换了棋，不服地连声说道：“再下一盘。”

“免了吧，天都黑了。”老人很理解青年人的好胜心，宽宏大度地说：“还得算你赢呐！你那块棋形状复杂，我也以为活透了，还是那位姑娘的眼睛厉害。”老人向四处扫视了一下，他在找那个姑娘，但她已经不见了。

三

夏季日长夜短，吃过晚饭，天色才渐渐地黯淡下来。林楠换上了靛青色的布裙，银灰色短袖衫，乳白色的凉鞋，拎着一只与凉鞋同色的塑料包，一身装束素雅，清淡。她把装着外语、数学教科书的拎包挂上车把，轻巧地跨上车，便飞快地蹬了起来。轮子急速旋转，在刚刚洒过水的柏油路上，印下一道笔直的辙痕。

经过那条藤蔓复盖的长廊，林楠不由得减慢了速度，车朝前滑行了一段便煞住了。

为什么要停车？林楠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前天傍晚那盘精彩的围棋。林楠喜欢下棋，刚上小学一年级，她就跟爸爸学下棋。听爸爸说，棋术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下棋的胜负，只给智慧戴上桂冠。有段时间她真的迷上了那几百颗黑白分明、晶莹透剔的细瓷小圆子。长大了，知识面开阔了，她的兴趣也广泛了。这几年，工作之余她在攻外语，还在工人业余大学读书，学建筑设计，再也没有时间、精力去摆弄那些她曾爱不释手的棋子。前天傍晚路经长廊，她是被偶尔闪过的好奇心所牵动，才蹑足其间想观望一阵。没想到，她情不自禁地卷进了“激战”之中，好久没有感觉的为竞赛所激发的紧张、兴奋的情绪，又在她身上复燃了。更奇怪的是，这两天，她的心里时常会浮光掠影般地闪过那些镜头：戴眼镜的他——哗哗的水龙头——水淋淋的头发如鬣毛般抖动——两只不转动的玻璃球似的眼睛……顽强执拗，不屈好胜。虽然没能完全挽回局势，却是个失败的英雄。她很佩服。人应该有一种精神！尽管只是一盘棋，却给林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许正是这种印象，无形中产生了一股磁力，使她不由自主地又在棋廊前停住了步。

长廊的两排长凳上，对弈的“阵容”严正，落子声玲玲盈耳。林楠慢慢地绕着人堆走过，只是漫不经心地向棋盘投去几眼，而从身边擦过的每个人影，却不断牵动着她的注意力，她自己也觉得，心境很不安宁，但不知为什么。

天擦黑了，路灯还没亮，一切都被暮色笼罩着。林楠朝停车的一棵丁香树走去，突然发现左前方几十米远的长凳上，象有一团萤火虫在那儿一明一灭地闪着亮光，似乎还坐着一个人，又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她好奇地蹑手蹑脚绕到了椅子背后。

长椅上坐着个男同志，膝盖上铺着本英语画报。他佝偻着腰，捏着根小灯珠般闪亮的火柴，在字里行间移动着，借着这一星短暂的光亮，他吃力地辨认着一行行比蝇头更细小的外文字母。一根灭了，又划一根，闪烁的火光，象天边淡出的一颗小星。四周是那样恬静、幽暗。林楠看他划着了盒里的最后一根。最后一根也很快燃尽了，微弱的火星彻底熄灭了。“啊呀！”他遗憾地叫了一声，狠狠地甩掉了烧尽的火柴杆。也许正看到最精彩的地方。一盏枝形吊灯就悬在他头顶上，他期待地仰起脸，灯倏地亮了。灿然的光环清晰地映出一张白净的脸。

“他?!……”林楠不禁“哟”了一声，又马上觉出自己的行为有些失礼，便主动用英语打了声招呼：“How are you! you study very hard!”(你好，你真用功啊!)

他似乎还沉浸在那本建筑画报介绍的关于科威特之塔颇具匠心的设计构思中，突然听到背后响起的陌生的声音，而且是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没及时反应过来，抓起画报，答非所问地问道：“Can you read it?”(你能看懂吗?)

“Rather difficult.”(很费劲。)林楠答得很通畅。这圆润，清甜的声音，他听来有点耳熟，便仔细地打量了她，但

并没有什么印象。便问：“喜欢建筑吗？在哪儿工作？”

林楠微微一笑，略偏着头，很诙谐地说：“在天上。”

他很惊讶：“开飞机，女飞行员？”

林楠摇摇头：“不，在半空中。”她指着画报：“你没去过建筑工地？”

画报的扉页是某建筑工地的全景，近景矗着一辆挺拔的大吊车。

他的眼光充满了怀疑：“你，开吊车？”这样一个单薄、文弱的姑娘，就象挂在枝条上的一片轻飘飘的树叶，一阵风就会被吹落下来。

“不信吗？”林楠笑了笑，语气委婉又带着一种结论性：“你这个人总是很自信，对吗？”

“总是？……”他有点诧异：“她？……”他猜疑的目光停在她的脸上，竭力从远远近近的记忆中搜索点点滴滴的印象：“你？……”

林楠快活地眨了眨眼：“不记得了？前天……”

“喔。”他恍悟了，然而又有点窘迫。他马上挪了挪身，拍拍椅子：“来，杀一盘。”

林楠看了看手表，“不行，我得去上课了，改天吧！不过……”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你可得作好思想准备，要是不赢你，我就不回家！”她充满了自信。

“好！一言为定。”他被林楠性格上的这种光彩振奋了。可她又长得那么文弱。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那么协调地统一在她的身上。他很感兴趣地说：“女孩子下得一手好棋，少见呐！”